

活页文史丛刊

31-54

淮阴师专编印

Z427

C87

838070

·现代文学专题·

百年文史丛刊

淮阴师专编

31



20134477

她

仲 宏(陈毅)

她坐在一间新裱糊过的屋子里。几件粗劣的陈设和那炕上的白布搭着而卷束起来的被条，使她感觉她已是不在她的母亲家里，她是另在一人的家里了。这个人她素不认识，从来也莫听见有人向她提过。如今忽然同住在一块屋顶之下，饮食寝处，一刻不离。她明白这个人是与她最密切的了，但她总不知道爱他，尤至于见着他那样对她“奉命惟谨”的态度，反使她讨厌起来。人家每每向她含笑地说：“你配这样的一个丈夫你该也如意。”她听见丈夫两个字，便猛然惊觉了。她心里的丈夫，是怎样地一个玩意儿！这样的人便算我的丈夫么？我的丈夫便象他这样么？她微感觉着失望了。她感觉他的讨厌的地方更多了。虽然这新裱糊的屋，和那新被面及几件洗刷过的陈设品，比她母家的要胜过十倍，她终觉

不及在母家舒服。她终觉这样过活下去是不能了结的。一朵愁云锁着了她的眉峰，她记起了几天以前的事了。

是在五天以前的晚上，她记得坐在破门前的矮凳上，做她家在外头领来的活计。她十指不停的将针抽扎；在那里取出一家人的生活来。她心里想着父亲老了，不能拉车，而且整天还要喝酒。母亲的眼睛是不成的了。做细针线早不济事。弟妹呢？还小。无论如何不能象她这样不读书，使他们将来感着与她同样的痛苦。并且本村的小学开办了。弟妹们读书也不象十几年前那样困难。是的，是的！父母不能再做重量的事，弟妹得读书，这个重担当然应由她的双手担负。可怜呵！她这双手纵会如何整天不停地去洗浆缝衿；怎能，怎能应付全学的缴费呢？一阵微微的凉风，掠过她的鬓发。少女的心胸不禁微颤起来。她一个少女，一个小户人家的少女；垂头地停了针绣，沉思起来。

父母的微贱，从童年中直到现在，她早知道了。邻居们对于她的态度，她也是了解的。时光一年一年的流转，不但她一家里不曾开颜大笑几回；即四周的人家，谁又不焦吃焦穿呢？母亲常说：“女是人家的，是为人家养的！”她听了这话，颇以为父母为甚么突然轻贱她；说出这样离奇的话来。但有时在这句话里，她似乎还为她备有一条超脱的道路；也许她能从这条道路拔出去。不过隔壁姐妹们的结果，又使她忧惧起来。象她们这样草率，又何必要走这条路？不如在家里为妙！况且以她的针线来说，在本村是数一数二的，凭这点她或许要胜利几倍罢。她终觉这样的愿望，是有点危险的，昨年不是闹了一场风波么！可恨为舅爷——那法华寺的和尚——虽然出了家，但要来管我一个穷外侄女。他与我择

了一个儿郎，便是那方境有名的癩子。说他有一身好气力，但人未免太难堪了。可恨的舅爷逼着父母三天内便要我去。父母无法，我只有暗中流涕。可恨舅爷，无情的和尚，天下曾有几人心硬象他过来！想至此处，她被过去的哀伤拥据了。过去的哀伤最是阻碍将来的希望的。正如天边几朵稀有的云彩，能挡秋风的一抹么？她不能不失望了。她以为真失望了！

可是这会来了一个学生。他离了他的家乡，流寓本地。住在本村最华丽的念洋书的大学堂里。这个学堂是关系全村居民的生活的。即她每日学的针线活计，也是由这学堂里拿出来的。这个学生也是常常于傍晚时亲身送衣物到她家里来的一个。别的人每每三五成群的来，来时在她屋长寻着她的母亲开玩笑。照例说：“我们替大姑娘作媒。我们什么时候来吃喜酒？”这类话打入她的耳里，心间便不知不觉的鼓动起来，两颊便觉得微温了。那些少年们轻薄的眼光，射在她的脸上的时候，她的心更是紧张了，恍惚她内心的秘密被人发见似的。为避免这种娇羞，她的头便垂在胸前。她厌烦了这般少年，怕他们恶作剧，拿她来开玩笑。但是这个学生，父母称呼他为周先生的学生，充实的身体，发红的青春，语气和情态，处处都有一缕阳光射入她的心胸。尤其可感激的，是周先生常常替她解围。她以为只有他才能体谅她，只有他才是聪明人，才是一个真正知书识礼的人，她常盼望他来。但他来了，老是使她不安。于是又望他能退避一刻。可是待他走了，她于是又觉得如有所失。她时常想着他，每使她心软身懒，整日不安。在这个时际，她不能走动了。走动时，身腰常常倾侧。她不端坐了。端坐时，又无力能将头部镇住。

她只想终日倦卧。倦卧时，只想看他那么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来时，父亲不知何故，常常借做外出，母亲多半是含笑相迎。这个学生叫她母亲为太太，称呼她为小姐。太太小姐是怎样一个尊贵而好听的名词！这回由他的口里，落在她和母亲身上，她又喜又惊。她心里想这是他的客气，他的抬举。我们那里有福分承受这个称呼呢？他的身分是那样高贵，能这样低下来抬举我们，我们又应如何感激？可怜的她这时认识愁魔了。她有时怅望云天发出依稀的微笑。微笑以后，她有时无端掉下泪来。但她的笑与泪，是怕被人发见的。有时他端坐出神，死眼钉在窗外的树叶某一片上的时候，她的母亲每从后面将她叫醒，诚恳的说：“董姑儿！不用妄想。”她猛然惊怖转来。唉！母亲！你知儿的心！儿岂是妄想！儿好比那溪润的幽香，是他无端跑来灌溉的呀！儿岂是妄想！她这类的心声，每从她的眼眶里挤出几颗苦泪。只有使她的母亲声声长叹。

可恨的舅父！那无情的和尚！估逼着要几天以内出嫁。他的理由，是这几月来外面的风声不好，若不及早送出这个祸根，整天让学生小子们来引逗，使他眼里看不惯，耳里装不着，所以他毅然决然主张这件婚事，尽他当舅爷的职分。他说：“你嫁这个丈夫虽说是癩子，但他一身好力气，半生的工作，也仅够吃著不少，总比你在这儿受几个轻狂的学生们的侮弄好的多，我要这样办，谁也不能作主！”婚事的举行，便在目前了。父母是无主脑的，而且知道自己出身微贱，高攀学生老爷是万万不行的。此外所希望的顶上的也不过一些吃窝头的人家，比癩子也未见强得几分。不如就便办去，还可省事。父母的意见如此，她拒婚的援助断了。她近

来的梦消逝些了。她只有心伤，只有恼恨她的舅父！只有埋怨他的父母！只有叹息他的命薄，生在这样的人家，无一个人能得她的心窍啊！

可幸这时的他，她梦呓中常冲口呼出的他，知道这个消息，热忱地向她的父母劝告。他说：“你们有这样的女儿至少也不应嫁这样一个人家。和尚们知道什么事体！你们忍令你们的女儿坠入地狱么；况且你女儿这手针线也不应白白卖给人家。白送给人了，你们的生活又怎样办呢！”这类的言词打动她母亲的心眼。她在隔壁听着，只有感激喜欣。感激他这样对她的关照。喜欣她的前途得有一线光明。但是舅父的势力绝非她那柔弱无刚的父母所能制服。这婚事又怎样能够打销呢？他于是又说话了：“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趁早不设法，日后只有失悔的！你们为父母者，应当替自己的女儿设想，当女儿的，也应替自己一生的事打算。和尚纵然横蛮，他总不能要你们一家几口的命。你们去力争，想没有办不了的事。最好你们去与他拼命。”她心里也想着这是唯一的办法了。但是她母亲说：“这样一来，怎好放得下脸。真有些丑人！”他说：“你们要顾忌这一着，她只好听他处置了！”母亲依着墙壁吁气的叹息。母亲说：“养儿女真苦！何时才苦得出头？”她听了母亲这句话，不禁在隔壁呜咽起来。他听着了这呜咽之声，又说了：“你们只是哭！又有何用？和尚便欺你们只会哭，所以这样对待你们。”他说了这两句话便走了。她想着和尚的横蛮的神气，怯弱的心不禁抖战起来。谁还敢与他反抗呢？但是父母无论如何是不敢说一句不答应的话的。她为了她自己的前途，她为了她心里的他！她的胆气壮了起来。她不顾什么羞涩，与和尚混闹了一

阵。和尚的威势退了，绝口不谈他家的事体，她的身体也得了自由。

可是有人来向父母说了。说：“学生们是不可靠的。尤其南边的学生，惯会骗小户人家的女子。在北京城里可以举出几十个实例。姑无论学生们有不有诚意对待你们，即有诚意，他把女儿带回南边去，弄得生死存亡都不知道，你们又从何处去找你们的骨肉？不如就便择一个好一点的人家罢。本村黄氏别墅的听差王顺，便是一个能积钱而诚实的青年，于你们女儿很相当。你们及早打算罢。若再退延，风声闹弄大了，看谁来要你们的女儿。”这类话在她母亲心里，已觉条条有理。在她父亲的心中尤觉是入情而必执行的办法。可怜这时常坐破门前矮凳上的她，仍旧在那里做她的好梦。她那里知道急风过后，还有暴雨呢？

是在她来到王顺屋里来的五天以前，她坐在破门前矮凳上正做她的好梦，梦里包含着那姓周的学生的好容颜，和那在南边的周姓的家乡，宏大的居住，美好的饮食，广阔的田园，一切享不尽的幸福：她以为宁为妾婢，也不肯走上别人家里。况且他每回来她家里，当见着她时那一双明眸和笑容，已够使她沉思了，世界上那样还有什么宝贝！不幸她的母亲叫着她了。母亲说：“薰姑儿！周先生已经回家去了。你想他怎样看得起我们这样人家。娘已与你定了。你应该欢喜。明晨就是嫁期了，你应该喜欢！”这是怎样利害的一声霹雳哟！她母亲以为她要怎样流泪，殊不知她不过停了针线，望天际的浮云，作深沉的凝盼。似痴如醉的神色惨白了，无非呻吟一声终归倒在她母亲的怀里。

等她知道计算时日，已经过去了五天了。她见着屋子里

初见的陈设，和左右不离的一个人影，她才知道她走上别人家里来了。当有人问她你满意你的丈夫么？她才知道她有了丈夫，而她自己是一个新娘了，但是她总觉他的丈夫不是这样的。因为她有她的梦，而梦里有她的真丈夫，这回婚嫁，不但不能打消她的梦，反而只有增多梦几回的。那周姓的学生是怎样美好无缺在她的心灵里！母亲虽说周姓的学生真已南旋，但她绝不相信，以为是在骗她。因她相信周姓的学生真要南（旋）时，也一定要来看她一面的。即使他真是南旋了，她都原谅，他以为他一定因为事情忙，没有真闲过来，不然便一定是怕她伤心，不好过来故各自走了。所以她更相信周姓的学生不会忘记她，一定要仍然走到她身边来的。她每日闷坐，毫无意绪似的。只要能见门外有一点声息，她都以为是她心上的人走来了。她预备了怎样去招呼？怎样去缕诉她的幽怨？怎样的去看他那更好看的容颜？但是这种境界不到几分钟便否证了。她的期望，又只好寄在那漂渺而幽远的迷梦里。

然而她毕竟不相信她的梦会消失。她不耐在屋里端坐。她依旧在他往常出游的时刻，站在门前向白灰色的官道遥望。官道的柳行引着她的视线直连天远相交之处，那来去的人物中她竟寻不到一个音容相（象）的人形，所得的是否证。最难堪的是那官道上车马中的一对对的鸳鸯，看来使她心痛。这种境界，只有在她梦里实现，她便在梦里去看他的肥瘦，去度她的一生！

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于西山

（原载《燕风》半月刊第1期，1925年1月1日）

溪 涧 的 幽 香

——陈毅同志的小说《她》

陈 漱 渝

（北京 鲁迅研究室）

《她》是陈毅同志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创作的一篇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用“仲宏”（陈毅同志的字）的署名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出版的《燕风》半月刊第一期。在该刊上，陈毅同志还用本名发表过新诗《归国杂诗》四首（二、三、六、七期连载），论文《我们的生活》（载第五期），以及用“仲宏”的署名发表过译文《终天抱恨》（节译自法国亚弗·乃得米塞《现代青年的忏悔录》第二部第一章）。

小说的主人公莲姑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少女。她父亲是一个丧失劳动力而靠酗酒排遣痛苦的人力车夫，母亲已经老眼昏花，幼小的弟妹还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全家的生活重担，几乎全压到了莲姑一人肩上。她所在的村里有一所“念洋书的大学堂”，莲姑就靠整天替这所学堂的学生浆洗缝纫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找莲姑浆洗衣裳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周先生”的南方人。他知书识礼，对莲姑尊重体贴。他告诫莲姑的父母要“替自己的女儿设想”，也希望莲姑“替自己一生的事打算”。面对封建势力的迫害，周先生激励他们

拼命斗争，不要逆来顺受。莲姑因而默默爱上了这个有为的青年，甚至睡梦中都常常冲口呼出他的名字。在周先生的启发支持下，莲姑奋起反抗舅父——法华寺的和尚——替她包办的婚姻，使这个心如顽石的凶悍和尚威风扫地，取得了第一次抗婚的胜利。在爱情甘露的浇灌下，莲姑好比那溪涧的野花，呈现出绚烂的色彩，散发出醉人的芬芳。但是“急风过后，还有暴雨”。有些人在莲姑父母跟前挑唆，说“南边的学生，惯会骗小户人家的女子”，“劝她的父母不要妄想高攀”。于是，莲姑的父母屈服于这种舆论的压力，决定把莲姑许配给本村黄氏别墅的听差王顺。在昏厥状态中，莲姑被迫与王顺成了亲。从此，她只能在梦中寻觅她真正的爱人的影象。

陈毅同志认为，作家进行文艺创作，应该有对人民的广博的同情，对生活的透辟的观察，以及在表现技术方面的素养，尤其要有对人生的深刻的见解。（《我们的生活》）对于当时一些粉饰现实的作品，陈毅同志十分反感。他说：“若是一类幸福的歌颂和美满的姻缘，纵然是天花乱坠也与我的心境隔绝。”（《抱恨冬天·译者附言》）在小说《她》中，陈毅同志通过莲姑的爱情悲剧，反映了封建礼教的弊害，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反封建任务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表现出他对被压迫人民命运的密切的关注和深厚同情。这一主题，不仅在当时富于现实性，在今天仍不失其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作品的语言抒情性强，毫无刀斧雕琢的痕迹，尤以描写潜藏在人物感情深处的心理活动见长。但是，陈毅同志当时还是一个“初学做文章的人”，因此作品的语言还缺乏充分的艺术提炼，“周先生”的性格也有些单薄。但这

些跟作品的优点比较起来,毕竟瑕不掩瑜,这是显而易见的。

本刊第22号《张闻天早年文学活动资料》勘误

页·行	误	正
2·21	1925年列入	1925年12月列入
4·18	1923年12月初版	1924年4月初版
6·倒5	1923年春译	1923年3月22日译
6·倒6	伪善者(三幕剧)	伪善者(二幕剧)
8·3	1923年民智书局版	1923年11月民智书局版
8·5,13	拉哈克里希南	拉达克里希南
9·9	载1920年3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	载1920年3月1日《少年世界》一卷三期
10·4	中国的	中国底
11·8	1923年12月	1923年11月
12·1	祝塘公社	祝桥公社
18·7—8	与杨端六	11月 与杨端六【移至本页第2行下】
18·9—10	【“论著《歌德的浮士德》……”移至本页末行之下】	
19·14—15	【移至第10行之下】	
19·18—19	删去,在19页7行上添一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1·14	1914·1·14·	1941·1·14·

郭沫若与吴宫草 讨论《“六一”颂》一诗的信

吴宫草的信

郭先生：

您送登六月二日《人民日报》上的诗——《“六一”颂》，想必千万个儿童已读过了；我因一向爱读您的作品，虽说到了壮年，也已读过了；恐怕还有与我情形相同的千万个壮年也已读过了。您的诗读者是很多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我对于您这首诗，却有一些意见，想本“责备贤者”之意，严肃地向您提出。对您个人说，也许可以作一个参考；对千万个儿童及其教师们说，也许能给他们一些启发，即使对整个的文艺界说，这样的意见也许也不无意义吧。您是全国文联的领导人，又受人民付托之重，真是众望所归，我想您——也只有您——一定乐于考虑我的意见，我等待着您的

指示。

我觉得写给儿童看的诗歌，第一，句子要简明，通俗，并尽可能与口语接近，最好是一致。——至少也得合乎习惯一些。第二，内容要表现得具体一些，不可把一些只表示概念的，抽象的标语口号似的词句连缀成篇。第三，文法上逻辑上(侧重在思想条理的紊乱与否)要保证没有问题。我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您的“六一”颂，有下面这许多意见：

一、先从标题上看：为了醒目并求意义较通俗，音素较响亮，“颂”不如“赞”。如果要引起儿童所注意的话，倒不如干脆用《儿童节颂歌》或《歌颂儿童节》为题。

二、其次从逻辑上，或思想条理上看：

(1) 第一节第三行：“这六月一日和正月一日的元旦一样”是有问题的。我们习惯上只说庆祝某某年元旦，并不说庆祝某某年正月一日的元旦。本来“元旦”就是正月一日的意思。如果儿童们学习您的说法，就可能产生“二月一日的元旦，三月一日的元旦……”等说法，显然是不妥的，是有坏影响的。由此看来，可知“正月一日的”这一形容词短语是多余的“蛇足”。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说“正月初一”多半说“大年初一”，我看这一行不如改为“这六月一日正和大年初一一样”来得既通俗又亲切。

(2) 第二节第五行“我们还要发动所有进步的文艺家，科学家”中的“发动”也有些语病。既是“进步的文艺家，科学家”不必别人“发动”他们也会自动去做。若真要发动的话，那就是“被动”，似乎还需经过一个时期的思想改造，不能算“进步的”了。我想这一行不如比照同节第二行“我们有无数的勤劳勇敢的生产者”的组成方法，改为

“我们还有无数的进步的文艺家，科学家”来得文字比较匀称，意义比较妥贴。

(3) 第二节第八行“使你们不但身体成长，精神也要成长”中的“精神也要成长”也违背了语言的习惯法。您为求词句匀称，这样写作，从修辞的技巧上说也许是对的；但从事实上看，却有问题。咱们中国人只说或只听说精神“饱满”“充足”“健旺”或“消沉”“颓唐”“萎靡”……等等，似乎很少(或绝对不)说或听说精神“成长”的。虽然您上文有“也要”二字，将可以说通，但究竟是不太习惯的。

(4) 第四节最末一行“要使新时代的儿童人人都成为斯大林、毛泽东”中的“成为”也是有语病的。斯大林、毛泽东是苏中人民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领导人物，鼓励儿童“人人都成为”他们，然则谁“成为”干部？当然，您的原意决不会是这样，不过，使那些向儿童讲解这行诗的人可就费事啦！能不能把“成为”改为“学习”或“像”字？

三、再次从文法修辞上看：第四节第三行“世界保卫和平正在风起云涌”是有问题的。“世界保卫和平”与“风起云涌”似乎配搭不上，如果在“和平”一词下加上“运动”一词似乎比较妥贴些。

四、更从语言的习惯上看：

(1) 第二节第十行“好让你们来添花锦上，光大发扬”中的“添花锦上，光大发扬”是非常生硬的。您为了叶韵竟忍心把儿童们及成人们听惯了说惯了的“锦上添花”“发扬光大”两个最通俗的成语头尾颠倒，弄得生刺刺的，这种修辞的方法，在今天文艺界“普及第一”的口号之下，似乎是

不足为范——不值得下一代学习的。

(2)第四节第六行“成千成万的白鸽子向全世界送出和平的信号”及第八行“对于儿童要保重，保重，第三个保重”过于冗长，洋化，不合乎咱们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尤其是“白鸽送和平信号”对于儿童是陌生而不亲切的，因为不是土生土长的，在他们的想像中“白鸽”与“和平”如果不加解说是粘不在一起的。“第三个保重”也不像中国人说的。不如比照第一节第四行一连来三个“健康”，勾去洋化的字眼儿“第三个”，一连来三个“保重”。如果非把“保重”一词的意义加重不可，那就不如用咱们土生土长的“千万保重”来得自然一些。

五、最后从全诗结构及风格上看：您这首诗共分五节，中心意旨全表现在前四节。而第五节竟以三句口号作结束。这就全篇的气氛说，是不大统一的，失去了和谐的美。第三句口号也有第二项第(4)条所说的语病存在。其实您不必添这三句口号，因这三行的意思早就融化在全篇了。

郭先生：您从发表《女神》的时候起到现在所写的诗止，近三十年，内容尽管有些不同，而风格却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究竟是进步？退步？抑停滞？我手边材料不够，不敢瞎作论断。不过，像“六一”颂这样的内容似乎不一定以诗的形式来表达。因为读的时候，似乎在跟着您喊口号，得不到具体、生动的形象，只有些类似教条般的零碎的概念而已。您以往的诗多半是成功的，但这首诗却似乎失败了。

郭先生：以上这些意见，也是乘一时的兴致并未多加斟酌写出来的。表面上看去，似乎我在班门弄斧，自不量力，拿一

根筷子吃藕，挑您的眼儿。其实我是您的作品的忠实的欣赏者，您的诗文我曾不断地选给专科以上的同学们精读呢！与其说我在找您作品上的错儿，不如说对您的作品表示用心精读。“六一”颂这样的诗，本来是应酬诗中的应景诗，是您逗小孩子玩儿的——使他们高兴高兴的，原算不了什么一回事儿。试问古今中外有那一位文学家是以写应酬诗而成名的？又试问古往今来有那一首应酬诗足与“天地长春”？况且，您是一个忙人儿，负有人民所付托的重任，那儿有许多工夫去推敲应景诗？还不是一挥即就么？本来嘛！六月一日才过的儿童节，六月二日您的诗就出现在报纸上了。急急忙忙的自然免不了一星半点儿疏忽。——对于您，不正如日月之蚀么？并无损于原有的光辉的。何况这中间也许还存在着我的理解未明，认识不够的可能性呢？我是一个教师，也是一个没有成绩的文艺工作者，我所提的意见未必是完全正确的。这封信算是对您“抛”的一块表示敬意的“砖”，看能不能“引”出您的最可宝贵的“玉”来。

此致

敬礼

吴 宫 草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日晚

郭沫若的信

宫草先生：

你的信接到了。“六一”颂的确是在到会之前二三十分钟内赶写出来的。那天九点钟，高教会开幕，非去参加不可，但儿童节筹备处却打电话来也要我非去不可。我因此赶写了那么一首诗。在我的意思，在儿童面前去演说，倒不如用韵文去朗诵，会更有效些。照当天会场上的反应看来，小朋友们似乎很能接受。同样的诗，我在师大二附小也去朗诵了一遍，我有四个孩子在那儿念书，他们回来，我问了问，也说能懂。因此，足下所提出的通俗与否的问题似乎并不那么严重。今天的儿童是有些惊人的表现的，单是儿童节大会上几位小朋友讲的话，有好些大人恐怕都讲不出来。

“正月一日的元旦”，我是因为有了“六月一日”，故加一个“正月一日”。我们说“正月一日的元旦”也就如说六月一日的儿童节，五月一日的劳动节，八月一日的建军节，十月一日的国庆节一样，并不是“蛇足”。假如我把它说成“二月一日的元旦”，那才是“蛇足”了。

“进步”是有程度的，“进步”了就不“发动”吗？连电机都会停。事实上中国已有不少“进步”的文艺家和科学家了，但有多少人在替儿童写作呢？还不应该“发动”么？

“人人都成为斯大林，毛泽东”是“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的意思，并没有什么不妥。“学习”是“成为”的初步历程，你是说其因，我是说其果。但我是侧重在果上而歌颂的，便不改。改为“像”字，只是皮毛而已，更不妥。

 “世界保卫和平”下，我的原稿上本来有“运动”两个